

香港文學研究叢書

黃慶雲作品評論集

周蜜蜜 編著

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

香港文學研究叢書

黃慶雲作品評論集

周蜜蜜 編著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

本刊物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，均
未經香港藝術發展局作技術性認可或證明確實
無誤，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之立場。

香港文學研究叢書
黃慶雲作品評論集

編 著

周蜜蜜 編著

出版者

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

九龍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C座七樓三室

E-mail : kfman617@netvigator.com

印 刷

博藝坊工作室

九龍旺角廣東道998號高明商業大廈20樓A室

電 話：3486 9569 圖文傳真：3012 2694

2010年4月初版

發 行

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大廈三樓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ISBN 978-988-18608-3-5

寫我的媽媽（代序）

周蜜蜜

九十年代末的一個夏天，在香港中環大會堂低座的小餐廳裏，我陪母親黃慶雲應約而至，等待我們的，卻是素未謀面的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。她在電話中告訴我們，她是半個世紀之前的《新兒童》讀者，童年時居於香港，求學時去了美國，一直心儀《新兒童》的主編「雲姊姊」，並且曾經和雲姊姊通過信，又向《新兒童》投過稿，發表過學生作文……她這次和丈夫到香港，其中一個想達成的願望，就是和童年的「偶像」雲姊姊見面，傾談。

當我和母親走到那張預訂的餐桌，便看見一對頭髮花白的夫婦滿面笑容地站立起來，雙手伸向母親，動情的叫著：「雲姊姊，您可好？我就是您的讀者XXX呀……」

其實，像這樣的情景，我也會在不同的地點，不同的場合看見。母親當年主編香港有史以來的第一本兒童文學半月刊《新兒童》，以「雲姊姊」的筆名寫稿，又設立了和小讀者廣作聯繫的《雲姊姊信箱》，在香港的孩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隨著歲

月的流逝，當年的編者和讀者，都已年華漸老，但「雲姊姊」和《新兒童》的魅力，還是依然存在。

最近，我為香港兒童文學探源計劃編寫《香江兒夢話百年》一書，特別請「雲姊姊」——母親黃慶雲回憶她主編《新兒童》半月刊的舊事。

「回憶一個刊物的誕生和發展，也像回憶一個人的童年和成長的過程一樣，當中有著許多值得記憶的事……」母親對我說。

那是一九四一年，日本軍隊入侵中國的第五個年頭。母親隨她就讀的廣州嶺南大學搬到香港來，借香港大學的課室上課。而母親那時是研究生，研究的專題是兒童文學。

根據母親的回憶，當時香港有許多流浪兒童和窮苦的兒童，關心孩子的大朋友們發起了一些兒童福利的運動，和組織小童群益會及兒童劇場等。在香港大學教書的馬鑑先生邀請母親參加其中的一些活動。

兒童劇場是群眾性的組織，由若干間小學校負責演出，招待校內和校外的兒童。小童群益會是一個慈善機構，收容流浪兒和擦鞋仔。母親給他們佈置了一個小小圖書館，並且為他們講故事。那時候，兒童讀物是少得可憐的，演戲的劇本不夠了，只好自己動手寫；故事書不夠了，就自己寫自己講。母親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寫出了第一個兒童劇《中國小主人》，以及第一篇童話《跟著我們的月亮》。

不久，母親又參加了青年會少年部的活動，並且經常應學校的邀請，給孩子們講故事。孩子的實際需要，使母親意識到為兒童寫作的重要性。

同在這一年，母親的論文導師，嶺南大學教授曾昭森，問母親願不願意編一本兒童刊物，他願意負經濟責任。母親非常高興，一口答應了。由那個時候開始，母親就一直當了十多二十年的兒童刊物的主編。這個刊物就是《新兒童》半月刊。

母親主編兒童刊物的勁頭很大，她當時是一名研究生，是拿學校津貼的，每天要給教授們做兩個小時的工作，此外還要上課、寫論文。編輯工作都是業餘幹的。另外管業務的一個同學也是利用課餘的時間做的。紙張、印刷、廣告、發行，什麼事情都要管。但他們卻雄心勃勃，一辦就要辦個半月刊，因為感到孩子們對時間的感覺不像大人，要他們等一個月就太久了。

由於母親那時候很年青，脫離少年時代還不太久，對一切都比較有新鮮感。她自己寫作的熱情固然很高，收到外面的投稿，做第一個讀者，也覺得十分有趣，特別是吸引孩子們應徵的稿件，如作文、剪貼、圖案之類，常常為孩子們豐富、天真的想像力和創作力感到驚奇和喜悅。

母親告訴我，給予初生的《新兒童》以有力支援的是許地山先生。當年他是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。從《新兒童》創刊起，他就為她寫童話。第一篇《螢燈》，是寫一個王子在國家被敵人侵略時，躲在一盞大的螢燈裏面，深入敵後，終於打敗敵人的故事；另一個童話是《桃金孃》，寫桃金孃是一個勤勞的，心靈手巧，精通紡織的姑娘，她怎麼受到人們的愛戴和懷念。許教授對作品很認真，每次母親到她那裏取稿時，他都不厭其煩地給母親講述創作的過程，像為了研究螢的發光看了多少材料，對「桃金孃」這植物經過多少的考證等等。許

地山教授還和母親討論了童話的問題，並且鼓勵母親要創造中國自己的童話。而每一篇稿子從二校起，許地山教授都堅持自己校對，以便有所修改。那兩篇童話都是連載的。到《桃金孃》最後的一段的清樣出來後，母親拿去給許地山教授校對完畢，沒想到，第二天就傳來他溘然長逝的噩耗。要是許教授能多活一些日子，香港兒童文學的園地必會開出更多絢爛的花朵來的。

同時，在香港的文藝界，給《新兒童》寫稿的作家不少，鷗外鷗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寫了幾十年的兒童詩。他是極其認真的，連插圖都自己動手，不假手他人，因為他的插圖也往往是創作的一部份，很受孩子歡迎。

《新兒童》是一本綜合性雜誌，編者的設想是要使這本雜誌成為兒童自己的。社長曾昭森博士是美國杜威教育界理論的信徒，他相信民主教育而反對強制性教育，相信啟發動機的教學法而反對強迫注入的教學法。至於我的母親，出於對當時國民黨的教育制度不滿，同時也受了魯迅的「救救孩子」和「解放我的孩子」的影響，覺得孩子們應該接受真正的民主教育，不要把他們看成是小大人，不要填鴨式地向他們注入傳統的、腐朽的東西，要啟發他們敢想，敢說，做一個讀者也要做這個雜誌的參與者。因此，雜誌裏凡是兒童自己可以參加的活動，都讓孩子們參加。如什麼集體連續的創作，修改作文，啟發心智的剪貼、猜謎……等等，都是以孩子為主的，「雲姊姊信箱」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，是一個答覆孩子來信的信箱。在這個信箱裏，除了知識性的問題之外，許多是社會問題，或是孩子們感興趣的問題，都加以回答，並且在孩子中間引起討論。在當時的不合理的社

會制度中，引導孩子們立下大志去改造社會。由於重視孩子的地位，敢於推心置腹地探討對未來的理想，因此受到孩子們的歡迎。孩子們寫信時稱母親為「雲姊姊」，每天都有十幾封以至幾十封孩子的來信。

另外，《新兒童》裏還有一個欄目，每期有兩頁是「教師之頁」和「父母之頁」。這一欄頗受大人歡迎，增加了編者和教師、家長之間的聯繫。這一欄的投稿人有莊澤宣、朱有光和唐現之等教育家。

在《新兒童》出版十四期之後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突然淪陷，母親和香港一些文化人匆忙坐了一隻小船，偷渡到澳門，吃了不少苦頭。《新兒童》被迫停刊了。

一九四二年春，母親從澳門回到了大後方桂林，把帶去的《新兒童》賣了，得了一些錢，積極籌備復刊。在復刊的同時，舉辦了兒童戲劇的演出，演出的劇目有兩個，都是母親在《新兒童》上發表的，一個是《中國小主人》，一個是《國慶日》，都是以抗日為題材的。著名劇作家田漢、歐陽予倩和熊佛西都給予很大的支持。田漢的女兒田瑪莉、孟超的女兒孟健分別擔任了兩個戲的小主角，她們不過十歲左右，演技十分感人，引得許多觀眾都流出了眼淚。

在這段復刊時期，母親和她的《新兒童》雜誌得到好多兒童文學作家的支持，包括賀宜、施雁冰、金近、包蕾、金帆、嚴冰兒、嚴大椿、仇重、姜天鐸等。讀者的爸爸媽媽也常常寫信給「雲姊姊」，其中有著名畫家兼作家豐子愷。他老人家對《新兒童》這刊物的感情很深，還常寫信鼓勵我母親。而豐子愷的愛女豐一吟，更是當時《新兒童》上的「兒童通訊員」之一。由於當時《新兒童》面對全國發行，

他們就在全國各地發展了一批「兒童通訊員」。通訊員們具備一定的文字水平，志願經常報道當時兒童活動的消息。結果，參加的孩子十分踴躍，發展到千名通訊員。

一九四四年九月底，日本南侵，桂林失守，《新兒童》被迫再次停刊。

一九四五年九月，日本投降以後，母親和雜誌社同人回到廣州復刊，在刊物上宣傳和平民主，觸怒了國民黨，於一九四六年，廣州市國民黨當局勒令《新兒童》停刊。母親把雜誌搬回香港繼續出版。

經過了幾年的戰火鍛煉，也由於形勢關係，《新兒童》回到香港出版之後，編輯思想有了明顯的轉變和有所提高，內容方面比以前更為接近社會。兒童通訊員大量的發展。好幾個地方的孩子自動組織了通訊員聯誼會，舉行經常性的活動，包括有香港、澳門、廣州、南昌、梧州、新加坡等地的通訊員聯誼會，而聯誼會與聯誼會之間，也彼此互相通訊，更發展至東南亞和美洲。其中有一個馬來西亞的讀者，因為參加抗日，受到當局驅逐出境，到了香港，去雜誌社裏尋求幫助，結果和母親及編輯們成了好朋友。

在這個期間，母親常被一些家長邀請到家裏作客，有一年三八婦女節，母親還被一位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家長柯麟，邀請到澳門去作客。

而《新兒童》的作者隊伍，也在不斷擴大，包括了胡明樹、黃谷柳、司馬文森、華嘉、謝加因和綠渡。

後來，母親得了助華協會的獎學金，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院學習一年，《新兒童》還是照常出版。曾昭森博士把早期出

版的《新兒童》，從一卷至八卷的作品，選編了五十種單行本，成了《新兒童叢書》。裏面有落華生、賀宜等人的故事和童話集，還有莊澤宣給父母和教師的講話，還有許多故事、詩歌、常識等等。過去由於編輯需要，母親用各種化名寫了故事、詩歌、常識、翻譯等等，收集起來出版，約有二十種。

母親由美學成回港，繼續主編《新兒童》，到了一九四九年，又出版了給年幼的孩子們看的《新兒童畫報》。但不到一年，母親就不再編下去。因為廣州解放，她和我父親回到中國，中國政府為了幫助《新兒童》辦下去，出版總署做了決定，用私辦公助的方式，刊物的名稱和編輯人仍舊，由廣西省文教廳負責出版。

一九五九年，我母親被調離該刊，到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當專業作家，還是以寫兒童文學為主。作品被譯為英、法、德、西班牙文版本。後又擔任了國際筆會廣州分會副會長。

提起《新兒童》，香港現在的作家，知名人士林燕妮、蔣芸、韋基舜、陳永明、羅冠樵、孫述憲等，都滿懷思念之情。而我自己，又何曾不是在母親和她的兒童文學創作影響之下，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呢？儘管小讀者們變成了「老讀者」，但他們心目中的「雲姊姊」和《新兒童》，永遠是他們成長中的良伴。



黄庆云像



周鋼鳴先生、黃慶雲女士伉儷



黃慶雲在香港主編《新兒童》時



黃慶雲與母親（中）及女兒周蜜蜜（左）合影



上：黃慶雲於九十年代來港
筆耕不輟

下：1997年1月4日黃慶雲與
女兒周蜜蜜（右）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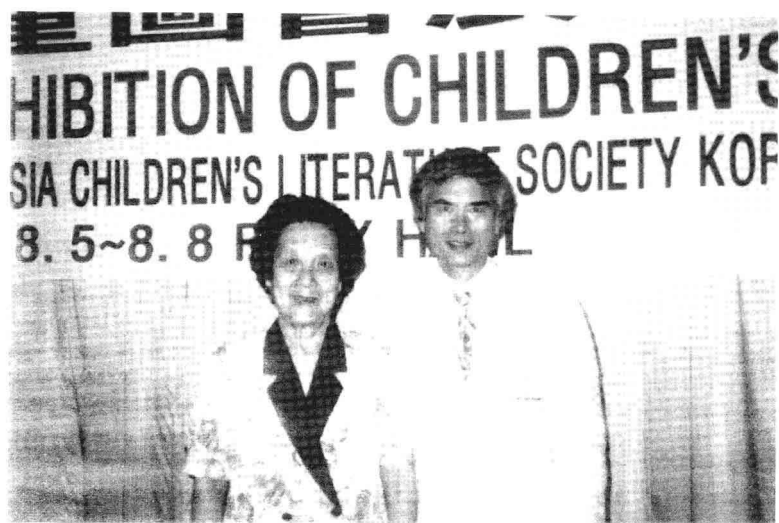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黃慶雲與女作家冰心（中）及葛翠琳（左）合影



黃慶雲在三藩市城市之光書店作報告



1997年8月5日世界兒童文學大會上黃慶雲與台灣兒童文學家林煥彰合影



黃慶雲和小讀者在一起



上：黃慶雲在深圳研討會上

下：左至右：葛翠琳、葉君健、
黃慶雲、陳佰吹、蕭平





作者、編者、讀者，第一代與第二代
左到右：許燕吉、黃慶雲、周苓仲、馮飛鳳



黃慶雲與巴金八十年代合影於東京